

草长莺飞,花红柳绿。盎然春意中,我们迎来又一个“三八”国际妇女节。本期《两江潮》,我们把目光对准女性,看《六姊妹》等电视剧中女性群像下的温暖烟火,看朴素的绣娘将一针一线化作家人的绵长爱意,看平凡岗位上女性散发出的柔和光芒。愿所有女性,如阳光,如繁花,如星辰,更是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编者

## 从“她故事”到“她们的故事”

### 【观潮】

女性的力量,既闪耀在时代前行的铿锵步履里,也流淌在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常中。  
——题记

#### ■兰世秋

近日,央视年度大戏《六姊妹》收官。该剧自开播以来就引发广泛关注,相关话题多次登上热搜。

数据显示,《六姊妹》以5.307%的收视峰值、21.242%的收视份额创下CVB(中国视听大数据)黄金时段电视剧最新收视纪录。

坚韧又有担当的大姐何家丽、温柔又懂事的二姐何家文、争强好胜的老三何家艺、聪慧但又执拗的老四何家欢、叛逆的“外姓”老五刘小玲、有些自私的“老疙瘩”何家喜,以及识大体、一生都在学习“一碗水如何端平”的母亲……《六姊妹》的剧情围绕何家六姊妹的人生故事展开,时间跨越半个多世纪,塑造了几代女性鲜活生动的图谱。

剧中,没有绝对的主角,每一个角色都是时代浪潮中的独特样本。这种“去主角光环”的群像塑造,突破了传统“大女主”剧的叙事框架。

回溯10余年来国内女性题材电

视剧的发展轨迹,前期作品往往以讲述“大女主”的成长轨迹和逆袭人生为主。

《甄嬛传》中,甄嬛一路过关斩将,从“莞贵人”进阶为“太后”;《那年花开月正圆》中,卖艺女子周莹临危受命,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撑起了整个家族;《楚乔传》中,柔弱的少女楚乔在困境中不断成长,凭借自身的努力与坚毅,逐渐成为风云人物……

类似的“大女主”剧还有《半月传》《延禧攻略》《如懿传》等等。

转折点出现在2020年的《三十而已》。剧中,顾佳的“完美主妇”人设崩塌、王漫妮的“沪漂”困境、钟晓芹的“咸鱼翻身”,共同构成了当代女性生存的多棱镜。

这种群像叙事的魅力在于,它不再追求“个人英雄”式的叙述,而是通过差异化的角色设定,让观众在不同人物身上找到共鸣。

正如《爱很美味》中三位性格迥异的都市女性,她们的友谊与冲突,恰恰映射出当代女性既相互扶持又各自独立的真实状态。

女性群像剧的兴起,本质上是对个体生命关怀的文化投射。影视创作越来越趋近现实,关注于女性的自我表达。

2021年播出的《山海情》中的水花,这个在贫瘠土地上绽放的女性形象,其动人之处不在于“完美”,而在于面对苦难时的坚韧与乐观。2023年播出的《外婆的新世界》中倪妮饰

演的“叛逆”外婆,展现的是银发女性寻找新生活的自我觉醒。

女性题材电视剧真正的破局之道就在于回归人文关怀。

女性的成长里,不仅有职场打拼、商业争斗,也有皱纹、焦虑和永远理不清的家务事。

于是,我们在更多的电视剧中看到了这样的人文关怀。

《幸福到万家》中的何幸福,这个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女性,其成长路径既包含对传统观念的反抗,也有对现代规则的适应,这种复杂性恰恰是真实女性的写照。

《我在他乡挺好的》则通过四位异乡女性的漂泊经历,触及城市化进程中的身份认同、心理健康等深层命题。

这些作品的成功表明,当创作开始关注女性的困境与精神追求时,就真正实现了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在《六姊妹》中,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一个普通女性的成长之路,老四老五会为了争一个工作名额而激烈争执,姐妹之间会为了老房子的归属而心生嫌隙,但她们又都会在姐妹危难之际倾囊相助。

她们的人生并不完美,大姐唯一的儿子背上巨债,二姐的丈夫患病早逝,三姐的生意几起几落……可就是这样的人生,才是真实的人生啊。

尽管有艰难、有挫折,但因为有家人的爱意环绕,一家人始终都在往着更好的方向努力。

这些“接地气”的内容,让观众产生共情共鸣。不是每一个芸芸众生都能成为“大女主”,可每个人都在向往着更好更幸福的生活。

当镜头不再聚焦于“开挂式”个人逆袭的“她故事”,而是对准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姐妹猜忌的暗流涌动、个人选择的迷茫与困局,国内影视创作正以群像叙事的方式,书写着更具烟火气的“她们的故事”。而“她们的故事”中,时代的发展脉络也润物无声地烙印其间。

从《甄嬛传》波诡云谲的后宫到《三十而已》的都市写字楼,从《延禧攻略》的“升级打怪”到《我在他乡挺好的》的异乡漂泊,从《风吹半夏》的乘风破浪到《六姊妹》的家长里短,国产女性题材剧正经历着从“孤勇者”到“群像叙事”的转变。

这种转变不是对“大女主”叙事的否定,而是对女性生命形态的全面观照。我们需要看到《风吹半夏》中许半夏如何在钢铁行业里披荆斩棘,闯出一片天地,从中汲取奋斗的力量;也渴望听到《六姊妹》中姐妹之间常常出现的那句“都是自家姐妹”,从中感受家人之间的互助、谅解和爱。

当镜头从单一的“她”转向复数的“她们”,不仅意味着创作技法的成熟,更标志着我们对女性价值认知的深化。

真正的女性力量,既闪耀在时代前行的铿锵步履里,也流淌在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常中。

#### ■文猛

物以稀为贵。荣昌山很少,稀奇的是山,宝贵的自然也是山。俯瞰荣昌,乡愁地那么一想,坦坦荡荡的荣昌其实就是我们心中的荣昌坝——荣昌人带我看了两座山。

一座山叫古佛山。

在四川泸县石桥镇和重庆荣昌区清升镇交界处,一方丘陵突然长高到711.3米。泸县那边叫“道林沟风景区”,荣昌这边叫“古佛山风景区”。

我从三峡来,把古佛山放在我们三峡群山之中,古佛山绝对排不上名号,古佛山却是荣昌最高的山,最美的山。

山不在高,有花则名。

古佛山上开满了鲜花,海棠花、玫瑰花、月季花、薰衣草,不是几朵,是很大很大一片一片的花海,它们开放在古佛山脚下。

花海之上是气势更为宏大的桐子花。如果说古佛山是一篇宏大的关于鲜花的大散文,山脚下的花海其实只是山上桐子花海的桥段,桐子花开才是古佛山最盛大的花事。

荣昌人说古佛山一年四季花开不断,这是一座荣昌人用鲜花捧在手心里的山。

山下的花是新栽的花,山上的桐子花开在密密麻麻的桐子树上,桐子树异常地高大、古老,桐子树的年轮述说着悠远的往事。

我们刚好赶上桐子花开的时节。看着漫山的桐子花,我们词语的仓库,贫穷得只剩下唯一的“啊”,甚至连这个叹词也被卡在在声带。

在漫长的时光格上,桐子树是我们巴蜀大地最乡愁的树,走进巴蜀乡村,随处都能见到桐子树。

是谁在古佛山种下这么多桐子树?

古佛山原村支书,现为景区管理顾问的张绍生老先生告诉我们,生长在古佛山和道林沟的桐树,是野生的,都有几十上百年的树龄,古佛山桐林面积近200亩。

在张绍生的记忆里,桐子榨成桐油,桐油闪亮了乡村所有的家具和农具,在煤油灯和电灯出现之前,桐油点亮了乡村。桐油卖到供销社,供销社送到长江边,轮船送到国外,当年巴蜀的桐油在全世界都是抢手货。

“家有千棵桐,遇事不求人。”

曾经,哪怕日子过得多么惨淡,多么无味,多么无助,心中总念叨着——“不怕!古佛山上长着那么多桐子树哩!”

桐子树是乡村的“摇钱树”。收获的时节,村里会安排很多人守护着古佛山上的桐子,那是大家的桐子。

后来,桐子树突然被冷落,山下成坡成林的桐子树被毫无节制地恣意砍伐,树干好的修房造屋做家具,零的做柴烧,有的地方几近绝种。幸运的是,古佛山上的桐子树被保留了下来,成为巴蜀大地上最大的一方桐子树园。

在古佛山桐子花海中漫步,桐子树林中的乱石上刻满了“佛”和“福”,那是古佛山的“百佛园”和“百福园”,我们知道这些字是后来“长”出来的。

我们怀念昨天的桐子树,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这座山和这一山的花能够给荣昌人带来稳稳的收成,荣昌坝上有了更多的幸福花开,这是大地上一次全新的改版。

我们走向另一座山——鹤屿山。

鹤屿山上没有鲜花,有陶土,山那边是隆昌,山这边是荣昌,因为满山的陶土,山两边成为荣昌最大的“陶园”,陶土上开满“陶花”。

“安富场,五里长,瓷窑里,烧酒

房,泥精壶壶排成行,烧酒滴滴巷子香……”

走下鹤屿山,走进荣昌安陶古镇,我们听到一个个作坊里传出朗朗上口、韵味十足的民谣,唱的正是荣昌安富的陶瓷。

我们不知道古佛山最早的一朵桐子花是哪一年开放的,大地记着,史书没有记着。

我们知道荣昌最早的“陶花”是哪一年开放的,史书记着。早在秦汉时期,荣昌大地上就出现了第一口龙窑(荣昌人称陶窑为龙窑),在明清时期得到大发展,荣昌“陶花”盛开已有两千多年。

早期,荣昌陶土主要用来生产缸、盆、钵、罐等日用陶瓷,实用性强,造型自然,有一种质朴之美。出产的泡菜坛子,用来泡菜不串味、不渗色、保鲜时间长,深受巴蜀百姓的喜爱,荣昌“陶花”开满巴蜀大地,成为我们生活中的花。

到了清嘉庆年间,荣昌人开始用陶土制作细陶,“薄如纸、亮如镜、声如磬”,荣昌“陶花”成为我们精神上的花。

走进一家陶瓷作坊,陶艺师为我们介绍一件茶具作品:和风吹雨中,一个渔夫身穿蓑衣、头戴斗笠,独钓一江水,水中有鱼游弋,江边有海棠花绽放……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是多么美妙的意境。

安富街道的梁师傅是荣昌陶制作工艺大师和技艺传承人,在他的工作室,我们目睹了荣昌陶的制作过程。

“经过不断地演进,荣昌陶器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作流程,包括晒泥、碾泥、过浆、揉泥、制坯、晾坯、打磨、刻花、上釉等24道工序。”说起陶艺,梁师傅有滔滔不绝的话题。

工作室中,几个年轻匠人正在刻花。只见他们轻轻转动刻刀,一个个别致的图案就出现在泥坯上。一位小伙子介绍,刻花是十分复杂的工艺,分为点画花、剪纸贴花、钧釉贴花、雕填、把花、釉画等,此外还有镂空、黑釉描金、雕塑、喷釉、素烧等装饰手法。

让自己的心思与泥土对话,让泥土与陶器对话,让泥胎与炉火对话,让陶器与世界对话。

我们赶上了开窑仪式。梁师傅高呼一声“开窑”,匠人们把龙窑窑门缓缓打开,热浪扑面而来。看着里面烧好的陶器,大家脸上充满了喜悦之情。梁师傅告诉我们,这些陶器烧制了七天七夜,匠人们要轮流守候,控制好火候,达到我们期望的窑变。

窑变?!

梁师傅笑了,窑变主要是在烧制过程中,由于柴烧、时间和温度这些不可预见且变幻万千的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在熏窑24小时后,火力需逐步升高至中火,24小时后升至大火高温,使窑内温度达到1000到2000摄氏度,后排看火候的温度应达到800到1000摄氏度,这样陶坯才能充分吸收煤和松材的有机成分,发生窑变。

荣昌陶的釉色非常丰富,在烧制时,窑炉里产生的温差,使得釉色产生意想不到的独特效果,色泽朴实优雅,天然优美。

这种窑变的独特性,让陶土在火光中变化莫测、出人意料,陶土制成的每一件陶瓷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桐子花开之后是春天,窑变之后是收成,荣昌人说荣昌大地上还有海棠花、油菜花、稻花、酒花。花开荣昌,荣昌盛世。

## 乡村绣娘

#### ■刘腊梅

我要说的乡村绣娘是我的外婆。时光把我对外婆的记忆变得隐约又模糊,直到某天,我翻看母亲陈旧的箱子,在箱底看到几幅色彩鲜艳的绣品,才突然想起那位瘦小的老太太。

那是一个素简的村妇,却简而不凡,素而不俗,亦是一个匠心巧手的绣娘。她粗糙的双手一手生烟火,一手描锦绣。两种身份之间的反差,不禁让人感叹世事与造化。

我常想,如果外婆晚生半个世纪,是否有机会成为一位艺术家,至少可以上个综艺节目,对着镜头,向广大观众讲述她每一幅绣品的故事,介绍如何构图、配色、走针、挑线……也或许,她什么都不会讲,她的不善言辞只能改成旁白,就像她构图

不需要画纸和画笔一样,胸中藏丘壑,下针如有神。

说不定,她还会有自己的绣坊,桃李天下,印上她专属LOGO的绣品出现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某个地方。

但事实是,外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心灵手巧桎梏于当时当事,万千心思绕指尖。

多少个寂寂长夜,外婆挑灯夜战,描龙绣凤,那些温暖的阳光、明媚的花草、灵动的飞鸟、活泼的走禽,向她奔涌而来。从来没有上过美术课的外婆,把它们抽象了又具象化,注入灵魂,丰满血肉,赤橙黄绿青蓝紫,配色任性而随意,造型夸张而独特。

那一刻,外婆自由而自我,在刺绣的世界里天马行空,在艺术的海洋里乘风破浪,没有人能够参与其中,满腹经纶的外公不能,血肉相连的女

儿也不能。

那一刻,外婆像是被某种神力附了体,她不再是给孩子换尿布的母亲,不再是穿忙于灶台边烟熏火燎的媳妇。

油灯爆出滋滋的灯花,绣线丝丝如水流淌,外婆眼里纳万象,胸中藏乾坤。

那鱼戏莲叶图,蓝紫色的鱼儿在绿紫色的莲叶间嬉戏,仿佛一个神龙摆尾就会倏忽不见;斗舞的螃蟹,张牙舞爪却憨态可掬,半个倒垂的墨绿色莲蓬让这场斗舞多了两分逗趣与和谐,无水也清澈;怒放的牡丹,翩跹的蝴蝶,绿草茵茵,春意正浓……

绣线丝丝比发细,针脚密密藏心事,她把鸳鸯、桃红、黛青、粉橙、灰蓝、靛蓝、鎏金搭配得恰到好处,一点不突兀,看似信手拈来,却又巧妙至极。

构图也讲究,有静的,必有动的;

有明的,必有暗的;有浓的,必有淡的;有主的,必有次的。

手法多变幻,平针绣、十字绣、鱼骨绣、羽毛绣等,有的似云雾轻薄,有的如重彩堆叠,有的细巧如勾线,有的粗厚如铺染……

实在无法想象这样精巧的针线魔术出自外婆那粗糙的手,其功夫火候不知道是家传还是禀赋?

眼看着女儿出生、成长、出嫁,从绕膝当前到山水阻隔,外婆该有多少话要对女儿说啊。可她不会说,只能将一腔温柔明媚的匠心凝聚在绣品上,化作对女儿无言的牵绊与绵长爱意,寿有定数,爱无止境。

半个世纪过去了,外婆的绣品在箱底蒙了尘,泛了黄,但那份藏于山水之间的锦心绣语,始终明媚动人,那个被岁月带走的乡村绣娘,始终生动如昨。

## 月嫂甘姐

#### ■刘云霞

第一次见到月嫂甘姐,是在月子中心,那是孙儿佑佑出生的第四天下午。

她身材微胖,扎着马尾,穿着浅蓝色的工作服,戴着口罩。看不清脸庞,自然猜不出年龄。唯一可以看清的是她那双眼睛,值得信赖的质朴中闪烁着明澈的神采。

在提前预订的月子套房里,她忙着照顾新妈妈,我的儿媳静静,忙着安抚宝贝。

她从3楼厨房端来月子餐,等静静吃完饭后收拾碗筷到厨房,再一个旋风般回来,把刚睡醒的佑佑轻轻抱到静静身旁喂奶。

“将宝宝从床上抱起来的时候,一只手托住宝宝的头颈部,另一只手托住宝宝的小屁股和腰部,姿势正确才不会影响到他的脊柱发育。”我站在婴儿床旁看着,甘姐边示范边讲解。

显然,她是一名专业娴熟月嫂。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接下来就拜托您了,谢谢您啊。”说这话时,我是真心对甘姐表达感激的。

她是受月子中心安排到妇幼保健院去把静静母子接回来的。这意味着接下来的这一个月她将对他们的饮食起居吃喝拉撒睡全权负责。

我说话时,甘姐背对着我,手脚麻利地洗手、消毒,从专用冰箱里取出乳汁,看着计量刻度,倒进奶瓶里20毫升,再把奶瓶放进温奶器里。她没有回头,说:“不只是对你们,对来月子中心的所有的宝宝、宝妈,我们都一样。”

我没有接话,心想:“是啊,对她们来说,就是一个职业而已。做这些就是一套熟练的流程,凭劳动赚钱罢了。”

照顾产妇和婴儿宝宝不轻松,甘姐白天黑夜都很忙。入月子中心前几天,佑佑的肚脐没有痊愈,要避免尿布的边缘接触到宝宝的肚脐,避免引起他不舒服或者感染。

甘姐在给佑佑换尿不湿时,只允许我们站在一旁观看,不允许我们插手。每一次在接触到宝宝的肌肤时,她都要把手搓几下,说是怕手冰冰宝宝感觉不适。

她不用我们给佑佑买的拉链式连体衣,就用月子中心提供的纽扣式连体衣。她说换纸尿裤时如果把拉

链整根拉开,不仅宝宝的小屁股容易着凉,搞不好连肚皮也会着凉。纽扣式连体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只需要解开裆部的两三颗纽扣就可以了。

宝宝喝奶瓶吸食了空气容易打嗝,甘姐就教我给宝宝拍嗝。

她把一块已消毒的纯棉纱布巾放在我的肩上,把佑佑放在我的胸膛上,让他双腿呈跪姿,头搁在布巾上。她让我用一只手稳稳地抱住宝宝的臀部,另一只手以空心掌在宝宝背部连续不断地轻拍或轻抚。她说这样与宝宝心贴心,宝宝会很舒服。

她每喂一次奶每换一次尿不湿都要在工作簿上做记录。

甘姐很专业,是月子中心的一位好员工,这是我的进一步判断。

28天的时间一晃而过。佑佑吃了睡,睡了吃,每天都很安静,从出生时的7斤长到了10斤,身长也略在其他婴儿之上。同一楼层的宝妈还送了他“莽哥”的雅号。

到了佑佑母子回家的日子,我们早早来到月子中心。

甘姐把佑佑抱在怀里,一直在说话,像对我们,也像对宝宝:“佑佑吃奶奶知道分寸,吃饱了他就不吃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横看竖看,总觉得

咱佑佑长得最标志。”

她的动作轻柔,一直看着佑佑的目光充满怜爱,满是不舍。

我们的房间在月子中心的四楼,她一定要亲自抱着佑佑送我们下楼,一直送到我们的车子前才恋恋不舍地把孩子交给静静。

然后,她定定地站住,拉下口罩,明澈的眼睛认真地看着静静说:“每过一个阶段记得发个视频发张照片过来。”

我紧紧握住她的手表达感激。她的手微微颤动了一下,转头对我“嗯”了一声,眸子里有很多情感涌出来,随即有清澈的液体在滚动。

我喉头打结,不知道说什么好。她神情慌乱地匆匆抽回手,向我比划了一个再见的手势,赶紧低下头折身返回去了。

那时,我才明白,甘姐在照顾佑佑28天的时间里,在精神上已经与一个幼小的生命建立了极深的情感联结。她既在付出劳动,也在付出自己的心。

那一刻,我也看清了甘姐的脸庞:圆形的,很干净,很有光泽,圆满灵动,活色生香,像一颗平静、圆润的心。



望春(中国画) 陈茂华